

美中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

米夏摩理論的探析

楊仕樂*

- 一、前言
- 二、現實主義與米氏的理論
- 三、米氏理論的內在缺陷與解釋困境
- 四、改良的理論：從科技與地理的互動再出發
- 五、結語

依據國際關係中傳統的現實主義（realism），當一國成為強權，就會像強權一般地行事，即使強權之間並無不良的意圖，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卻使強權只因彼此所具有的能力而相互懼怕、走向衝突。當今現實主義大師米夏摩（John J. Mearsheimer）即主張，中國是一上升中的新興強權，而美國則是目前唯一碩果僅存的超強，倘若中國目前權力成長的趨勢繼續維持，美中兩國最終將無法擺脫這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然而，本文嘗試從米氏的理論中，挑戰米氏的此一論點：米氏的理論其實存有內在的不一致，他權力結構的解釋雖是基於現

*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E-mail: shihyueh@mail.nhu.edu.tw

投稿日期：2012年8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9月11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4/第三十二卷第三期/頁131-172。

實主義重視物質能力（material capability）的傳統，但在這物質能力的思路，卻是他自己所提出的科技與地理等兩項因素的互動，決定了他以區域為單位的權力結構推論。中國所在東北亞區域的地理環境，並不同於米氏所類比過去德國或蘇聯所在的歐洲，儘管當代的科技是突破了區域間的阻隔，但並不否定各區域內地理環境的差異。易言之，儘管強權是可能興起，但權力結構的變化並不是注定的悲劇，強權政治的命運是可以有所不同的。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美中關係、科技與地理的互動、區域權力結構

一、前言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國際體系可能的影響，一直廣為世人所關注（Kristof, 1993: 59-74）。在國際關係學界，自由主義（liberalism）對於中國的崛起抱持較樂觀的預期，認為只要有適當的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安排、全球經濟的互賴（interdependence），以及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崛起後的中國將可平順地融入現有的國際秩序中。而現實主義（realism）中部分論點亦抱持類似的樂觀立場，認為若能避免錯誤認知與民族主義等危險的內政因子，強權之間的和平與合作也可期待（Roy, 1996: 758-771; Goldstein, 1997/1998: 36-73, 2005: 81-101; Friedberg, 2005: 7-45）；相對地，依據現實主義的傳統悲觀立場，只要一個國家成為一個強權，它就會像一個強權一般地行事，¹ 即使強權之間並無不良的意圖，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卻使得強權之間僅僅因為彼此所具有的能力而相互懼怕，不免走向衝突。²

目前，中國儘管還未完成崛起，但卻是快速上升中的新興強權，而美國則是碩果僅存的超強。日後，倘若中國國力成長的趨勢繼續維持，終於完成崛起，則美中兩國也將無法擺脫這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當今現實主義大師，米夏摩（John J. Mearsheimer，以下簡稱

-
1. 這兩種不同的現實主義論點，即是目前學界所稱之「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Snyder, 1991: 11-12; Taliaferro, 2000/2001: 128-161）。
 2. 強權之間不會是完全的衝突或完全的合作，所謂中國崛起後美中必然「衝突」的強權政治悲劇，只是簡化的用詞，並不是僅指美中之間的衝突「不會降到零」，而是指美中之間是必然「高度衝突」的強權政治悲劇（Friedberg, 2005: 39-40）。

米氏)是抱持此一悲觀見解的代表。米氏在他的鉅著,《強權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中(Mearsheimer, 2001a),完整地架構了其理論基礎,從基本假設導出一系列因果邏輯與推論,並援引大量的歷史證據,道出了這強權間不可逃脫的悲劇命運。米氏在全書最末明白表示,儘管他不擬斷定未來世界走向,日後中國是否完成崛起仍有兩種可能,但到了2020年以後,若中國真能完成崛起,就會企圖宰制東北亞,而美國最終也就會與區域國家聯手阻止中國(Mearsheimer, 2001a: 401-402)。一旦如此,未來的美中兩國,終究會像過去的美國與企圖宰制歐洲的德國與蘇聯一般,陷入高度緊張的安全競爭。

然而,難道只要像米氏這般不談國際機制、經濟互賴、民主化,或認知與內政等因素,就一定會導出米氏這種注定悲劇的論斷嗎?要批判米氏的理論,就只能從其所忽略的層面來著手嗎?本文嘗試只在現實主義之內,就只在米氏理論之中,挑戰米氏這美中強權政治悲劇的觀點,³以在米氏的理論中改進米氏的理論。本文主張,米氏的理論推論,其實存有內在的不一致。他注重權力結構的解釋,雖是基於現實主義重視物質能力(material capability)的傳統(Legro and Moravcsik, 1999: 16-18, 34),但在物質能力的思路,米氏區域權力結構的論述,畢竟是以他自己所提出之科技與地理的互動為起點。唯米氏卻未能真的跟隨此一起點進行推導,因而無法一貫地解釋歷來強權政治的命運,對日後美中強權政治的推論也就不可信。其實,是科技與地理的互動界定了區域的範疇、影響了區域內

3. 如此基於相同的前提作討論,比較能促進理論的進步(Taliaferro, 2000/2001: 130)。至於從其他的理論典範出發,訴諸如內政制度或國際規範等其他因素的批判,可參閱 Rendall (2006: 523-540); Little (2007: 68-95); Thompson (2007: 96-132)。

與區域間強權相互征伐的能力，因而影響了強權彼此威脅對方生存的能力，進而影響了強權政治的命運。

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首先，本文簡述米氏理論的要旨，以及現有對米氏美中悲劇宿命論斷的主要批評；其次，本文探討米氏理論的內在缺陷，也就是其理論所根植，但卻未被充份釐清的起點，科技與地理的互動，並呈現米氏理論在實證上遭遇的挑戰；最後，本文將提出一改良的理論架構，分析不同時代美國與其他區域中強權之間的物質條件。其中，本文將基於一致的概念作出區域的劃分，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比較歐洲與東北亞區域地理環境的差異，呈現在東北亞區域中較大的地理阻礙。接著，本文將探討當代核子武器，何以突破了區域間的地理阻礙，但仍不否定區域內地理阻礙的差異。因此，即使中國在東北亞權力上升的趨勢不變，日後終於擁有類似過去德國或蘇聯在歐洲一般的權力位階，但美中之間屆時的物質條件仍然與之不同。易言之，儘管強權的確可能興起，但權力結構的變化並不是注定的悲劇，強權政治的命運是可以有所不同的。

二、現實主義與米氏的理論

米氏意圖理論化地探討強權政治，並以此預告美中兩國日後的悲劇宿命。⁴ 米氏所建立的理論，強調國際體系中無政府狀態的外在因素，是塑造國家對外行為最強大而壓倒性的因素。此一國際體

4. 米氏《強權政治的悲劇》一書，內容上不只是關於美中強權政治的悲劇，更是米氏對過去兩百年內強權政治悲劇的解析。本文的探討將聚焦於米氏有關美中強權政治的論述，有關對米氏論著的全盤評論，可參閱 Snyder (2002: 149-173); Lee (2002/2003: 196-217); Elman, (2004: 563-576)。

系的物質力量，雖無法微觀解釋國家一切對外活動的詳情與細節，但仍能宏觀解釋國家對外行為的概略類型與大方向（Mearsheimer, 2001a: 267-274）。⁵ 在美中強權政治的命題下，米氏的理論所要處理的問題就在於：大體上，中國會採取何種行為？以及更重要的，大體上，美國又會採取何種行為因應？

那麼，米氏的理論究竟是如何對國家的行為導出推論呢？理論本質上就是簡化的、抽象的，將所注重的少數幾項因素之外的面向全予以省略，一個理論才成為理論，（Waltz, 1986: 330, 334-335, 339-340; Waltz, 1995: 71-76），而米氏所建立的，正是一個簡潔而精煉的理論。他主張，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國家擁有的武力必有攻擊性，能夠彼此威脅對方的生存。為了維持生存，最好的方式是追求相對權力的最大化，成為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霸權），並阻止其他國家擴大權力，避免一個勢均力敵對手的出現，也就沒有其他國家能夠威脅自己的生存（Mearsheimer, 2001a: 29-37）。不過，米氏並不就此主張國家時時都在擴張，因為擴張的行為不僅受到「意圖」的影響，也受到達成意圖所需之「能力」的影響。⁶ 無政府狀態只是「常數」，不同能力的差別才是「變

5. 這種理論取向在過去曾引起爭議，Kenneth N. Waltz 持反對態度，Colin Elman 則持肯定態度，米氏在此的立場，則與 Elman 相近。相關爭議與見解，可參見 Elman (1996b: 7-53); Waltz (1996: 54-57); Elman (1996a: 58-61);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137-138); Rose (1998: 144-172)。

6. 守勢現實主義不接受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追求相對權力最大化的論點。Waltz 指出，過少或過多的權力都是不好的，前者引誘他國覬覦，但後者卻促使他國圍剿。國家維持生存的方法，不是相對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既有的權力（Waltz, 1979）。惟本文的用意是，站在攻勢現實主義上討論攻勢現實主義，將儘量不涉及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之爭，且為顧及行文之簡潔與便於閱讀，正文中均單純使用現實主義一詞。實際上，本文的討論也不須更動攻勢現實主義相對權力最大化的前提，米氏也同意行為不僅受到意圖的影響（what state want），也受到達成這些意圖所需之能力的影響（their capacity to realize these

數」，變數才能解釋行為的改變。就此一「能力」的層面，米氏最為重視的，固然仍是現實主義物質傳統中核心的「權力」（power），但他更導入了「海洋制止力」（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的概念作為理論的起點，從此以各個「區域」體系的權力結構為準，來推論強權採取的行為與所導致安全競爭。

米氏認為，人類生於陸地、權力根植於領土的征服，陸權因此具有主宰地位（primacy of land power）（Mearsheimer, 2001a: 83-87），所謂軍力就是以陸軍為主，所謂擴張就是尋求領土的擴張。不過，廣大水域（large bodies of water）的存在，卻使軍力投射受到妨礙，故國家儘管「想」成為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但在實際上卻「只能」成為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y）。於是，米氏主張，國家能達到的目標就是成為區域霸權，達成之後則會努力促使其他區域，至少都存有兩個以上的強權，使之相互牽制而不至於危害自身的生存（Mearsheimer, 2001a: 40-42, 114-119）。從此，國家的行為在米氏的理論中，遂可分為以下幾種概略類型。首先，還沒有成為區域霸權的國家，其行為有兩種：「擴張」或「不擴張」，指是否以軍力征服區域中絕大部分的領土以成為區域霸權，這意味著佔領其他小國的大部分或全部，甚至是另一個強權的本土。至於已經成為區域霸權的國家，則有以下四種行為：「介入」或「不介入」，指當另一區域中未出現「擴張」行為時，是否派遣軍力進駐另一個區域；「推諉」（buck-passing）或「平衡」（balancing），則指當另一區域中出現「擴張」行為時，是繼續維持不介入，或派

desires)。這正如 Sean M. Lynn-Jones 所指出的，理論即使從相對權力最大化的假設出發，行為者有時仍可能受到體系壓力的限制，而只以較少的權力為滿足（Lynn-Jones, 1998: 177-178; Mearsheimer, 2001a: 37; 鄭端權，2003：15）。

駐比介入更多的軍力（換言之，「平衡」是一種「駐軍更多的『介入』」，兩者的區隔是看有無面對「擴張」行為）加以遏止（Mearsheimer, 2001a: 252-257）。

對於這些不同行為的選擇，米氏以一區域中既有的「區域霸權」，是否面對在另一區域中出現「潛在區域霸權」（potential hegemony），來加以解釋。米氏主張，一個區域中若有多個強權，但其中含有一個「特別強大」、「有很好的機會」能夠宰制該區域的強權，則該強權就算是「潛在區域霸權」。未達此一「潛在區域霸權」位階的強權並不會「擴張」成為區域霸權，另一區域中既有區域霸權也就「不介入」此一區域。反之，當潛在區域霸權出現，它就將進行「擴張」以成為區域霸權。對此，因為有想要漁翁得利的「推諉的誘惑」（allure of buck-passing），另一區域中既有的區域霸權仍然是「不介入」、先隔岸觀火採取「推諉」，讓與潛在區域霸權同區域的其他國家先自行抵抗。不過，潛在區域霸權的強大，是與之同區域的各國聯手也無力抵抗的，另一區域中既有的區域霸權遂會在「最後關頭」出手，阻止這潛在區域霸權成功稱霸（Mearsheimer, 2001a: 40-42, 114-119, 159-162, 267-268）。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論架構，在美國作為北美既有「區域霸權」的情況下，東北亞「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就成為判定中國「崛起」與否的標準，是有理論意涵的嚴格概念，不再只是一般的用語。目前，中國國力雖然在上升之中，但仍只是區域強權之一而非潛在區域霸權，在米氏理論中仍未達崛起標準；往後，一旦中國成為「潛在區域霸權」，才達到米氏理論中崛起的標準，才將就此展開擴張、向「區域霸權」的終極目標前進。對此，美國會隔岸觀火，先由東北亞的國家自行抵抗中國的擴張，一直「推諉」到最後

關頭才會出手，阻止中國稱霸東北亞（Mearsheimer, 2001a: 400-402）。這種既有「區域霸權」的位階，與另一區域中「潛在區域霸權」的位階，就是米氏所斷言未來美中之間衝突的權力結構。當然，米氏同意，2020年以後中國是否崛起仍有兩種可能，但如果中國屆時真能崛起為東北亞的潛在區域霸權，此一狀況從假想成為事實，就將注定美中之間的悲劇宿命。

米氏此一見解遭到相當多的批判。例如 Paul H. B. Godwin、Eric Hyer、Richard Baum、David Capie、Bernard D. Cole 等學者，即嚴厲指責米氏的理論，忽略了國際制度、民主化的發展、文化的差異、國家內政、民族主義、與歷史恩怨等諸多的因素，⁷ 因而十分可疑（Godwin, 2003: 220-224; Hyer, 2003: 225-232; Baum, 2003: 233-235; Capie, 2003: 236-242; Cole, 2003: 254-258）。但問題是，理論之所以是理論就在於精簡與省略，這也是米氏理論的優點所在，如果要將這諸多被米氏理論捨棄的因素又一一添加回去，追求詳細、繁複而多重面向的討論，只會重蹈過去外交政策分析失敗的覆轍（鄭端

7. 米氏另有專文〈臺灣的嚴峻海峽〉(Taiwan's Dire Straits)，預言在中國崛起的態勢之下，臺灣遲早難以維持目前實質獨立的現狀，最後不免被統一（Mearsheimer, 2014: 29-39）。因為是探討臺灣未來的專文，米氏在該文中也納入中國的民族主義因素（2014: 30-31），已不是本文所欲探討的，米氏純粹基於物質能力的理論。如果只依照米氏的純物質能力理論，如同米氏在該文中所重述，中國崛起後會尋求在亞洲有與美國在美洲一樣的地位，也就是不允許強大鄰國的存在，也不許區域外的國家在區域內駐軍。依循此一理論推論，中國並不需要統一臺灣，而只需要「切斷臺灣與美國的密切聯繫，使臺灣中立化」（...sever Taiwan's close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utralize Taiwan.）（2014: 31-33），一如美國沒有將古巴納入版圖，而只是阻止蘇聯在古巴部署軍力。換言之，當米氏論證中國必定要統一臺灣時，他其實並不能只依靠物質能力解釋，而得加入民族主義解釋，如同米氏在該文中所承認（In short, we see that *nationalism as well as realist logic* give China powerful incentives to put an end to Taiwan's de facto independence and make it part of a unified China.）（2014: 33）。

耀，2005：132-133）。於是乎，米氏的理論並不能從這些要求，將理論「還原」為現世的批評中獲益，米氏在回應時也只是重申其論點，雙方各說各話、少有交集（Mearsheimer, 2003: 259-262; Wang, 2004: 173-201）。

有部分的質疑試圖找出米氏理論內在的瑕疵。例如 Christopher P. Twomey 即寫到，米氏以權力結構，也就是強權的數量與相對強弱，來進行理論化的解釋，但何謂「強權」？米氏定義的「強權」是指有足夠的軍事資源，可與體系中最強國家進行全面性的「激戰」（serious fight），這實在太模糊。Twomey 認為，即使不以少數特例作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評，當今的日本與印度仍是米氏理論中最麻煩的問題。日、印兩國都不被米氏列為強權，雖然日本的確是沒有核武與強大的陸軍、印度也缺乏夠先進的技術與經濟，在權力要素上都有些缺憾，但中國這個米氏所認定的「強權」又何嘗不是如此？美國要攻打日、印，絕對也像是攻打中國一般，算得上是「激戰」。於是，如果中國可算是強權，日本、印度也該算是強權，如此則中國並無法成為潛在區域霸權，米氏理論的悲觀預期就變得沒有依據（Twomey, 2003: 248-254）。

這樣的批評，固然點出米氏理論在斷定「強權」地位時前後標準不一，甚至究竟怎樣才算是「潛在區域霸權」，米氏自己也沒有提出真正明確客觀的標準。不過，米氏本來就不認為中國一定就能崛起為潛在區域霸權，米氏對日後美中悲劇的論斷，本來就是以「美國為『區域霸權』」而「中國崛起為『潛在區域霸權』」為前提，而且也要到 2020 年以後才有可能發生。針對此一論斷，Twomey 的批評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而只是在時間上有所混淆：無論日、印是否算是強權，中國「現在」本來就還沒崛起為潛在區域霸權

(Mearsheimer, 2001a: 381)；至於「未來」當然還不確定，但中國屆時若真的完成崛起，在定義上本來就是指成為潛在區域霸權，而這樣的權力位階在定義上，本來也就是指包括日、印在內的當地國全部聯手也無法抵抗的 (Mearsheimer, 2001a: 399-400)，日、印算不算強權都無妨。那麼，米氏理論的內在缺陷究竟何在？這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三、米氏理論的內在缺陷與解釋困境

其實，就是完全在米氏理論所限定的因素之內，也可發現米氏理論內在的不一致：他基於區域權力結構對美中相互行為的推論，並未真的跟隨他理論的邏輯。米氏的理論有「捨近求遠」的問題，這是因為他並未認清在他自己的理論中，科技與地理的互動其實是關鍵的起點，以致於無法一貫地解釋歷來的強權政治命運，更遑論對美中的未來做悲劇的宿命論斷。

(一) 區域霸權的行為邏輯：捨近求遠

根本而言，米氏所推論「區域霸權」會對「潛在區域霸權」採取的行為，在邏輯上與米氏自己界定區域霸權所繫的「海洋制止力」，是不相容的。儘管只是在最後關頭才會採取行動，但正如 Christopher Layne 所提出的質問：既然廣大水域具有制止力，那為何一國在成為區域霸權之後，還需要擔心其他國家也成為區域霸權，進而能無視此一制止力，威脅到自己呢？(Layne, 2002/2003: 126-127) 固然，米氏是提供了他對於這類質疑的回應，他指出：區域霸權為何要阻止另一個區域霸權的出現？這是因為區域霸權擔心

另一個區域的霸權形成後，會到自己的區域製造事端，破壞自己區域中的權力平衡（Mearsheimer, 2001a: 141-143）。但是這樣的理由仍對米氏理論邏輯上的一致性構成傷害。

畢竟，依照「海洋制止力」的論點，在自己的區域中使用軍力的效力，自然要高過跨越水域而投射到其他區域者。因此，即使某區域中確實出現了一個潛在的區域霸權，但對於另一個區域既有的區域霸權而言，應有的回應也不該是跨足該區域、防止該區域霸權最終的出現，而是先在自己所在的區域，清除一切可能被利用的立足點。既然跨越廣大水域、直接進行兩棲登陸或突擊入侵一個強權不可行，而通過海洋輸送部隊與物資到友好領土比較容易（Mearsheimer, 2001a: 142），則一個區域霸權就更沒有理由在自己所屬的區域中，留下一些領土不加征服，讓其他區域的霸權有機可乘。

或許，延續米氏陸權主宰與相對權力最大化的邏輯，區域霸權在概念上，本來就應該是指達成對所在區域的完全征服，但在實證上米氏卻不能採用這種方式，畢竟即使是美國也沒有佔領整個北美洲的每一吋土地，區域霸權在定義上只是該區域中「唯一的強權」而已（Mearsheimer, 2001a: 40-41, 235）。這樣的定義雖無不當，但卻鮮明地凸顯了米氏有關區域霸權與阻止另一個區域霸權出現的行為邏輯，究竟是與他自己所說的「海洋制止力」相矛盾。以兩次大戰期間德國的擴張為例，在米氏理論之下美國該有的行為，居然不是先在沒有海洋制止的北美洲，繼續擴大自己的權力，乘機攻佔墨西哥與加拿大；反而是捨近求遠，在有海洋制止的情況下，遠渡重洋運送百萬大軍到歐洲、阻止德國稱霸。⁸

8. 一種補充的說法是，訴諸於民族主義的反抗，但若美國因此而使佔領墨西哥或加拿大變得得不償失，則德國同樣也不會因為佔領法國或俄國而獲利。另一種補充的說法，則是

(二) 關鍵起點：科技與地理的互動

承接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如果說廣大水域具有制止力，但區域霸權卻仍受到體系的壓力，而有阻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的動機，吾人就必須設法化解此一矛盾。其實，在米氏自己的論述中，就已經提供了這方面的線索：科技，這並不是繁瑣的科技細節探討，而是宏觀的科技概況，也就是有「絕對武器」（absolute weapon）之稱的核子武器（Brodie, 1946）。

米氏曾引述一次大戰時德國將領的說法，表示「除非科技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武器，否則入侵美國...是不可能的」（Mearsheimer, 2001a: 450），其言下之意就是新科技可以突破廣大水域的阻礙，只不過當時還不存在罷了。從後世的眼光來看，核子武器中最具威力的洲際彈道飛彈，就是這樣的科技：核子洲際彈道飛彈的飛行全程多在大氣層之外，兩個小時以內即可抵達世界任何一個角落（Chun and Taylor, 2006: 4-6），更只要一枚彈頭就足以毀滅一整座城市。正因為如此，米氏才會認為，儘管很困難、可能性很低，若有一強權能達成並維持核武的獨佔或是絕對的核武優勢，也就是本身保有核子打擊的能力，但能夠抵擋他國的核子打擊，而非是各自都有可靠第二擊能力的相互保證毀滅，它就可以突破被水域所框限的區域範疇，成為全球霸權（Mearsheimer, 2001a: 145-147）。

訴諸認知因素，以國家的決策者、官僚組織、或是大眾輿論等層次的主觀認知，來解釋何以政策會背離物質能力的邏輯，但這仍傷害了現實主義著重物質能力的一貫性與儉約，Legro and Moravcsik (1999: 34-35); Brooks (1997: 468)。好的理論適用範圍與解釋力都比較大，但理論一定會有其侷限性，米氏雖然堅持採用物質能力的解釋，但他卻沒有討論或承認此一矛盾點，反而主張美國的行為是完全符合他的理論 Mearsheimer (2001a: 236, 244)。有關以內政因素解釋美國對外行為的理論，可參閱 Zakaria (1998)。

從此可見，地理環境雖然固定，但科技卻會變動。正如同在二次大戰末期，Nicholas J. Spykman 分析美國所在的位置時所發現的，廣大水域的制止力並非恆常，有可能因為科技的變化而喪失（Art, 2005: 393, 402-403）。既然某種科技可能使得一個區域霸權，即使征服所在區域內的每一吋土地仍不會獲得安全，這種可能性，也就提供了既有區域霸權在最後關頭，出手阻止其他區域也出現霸權的充分理由。進一步來說，一但這種可能性真的實現，區域霸權更不能只在最後關頭才出手，而得提早因應，在另一區域中尚無潛在區域霸權之時，就預先予以介入，好防患未然。⁹ 易言之，科技與地理必須要考慮彼此的互動關係（Dolman, 2002; 31-45; Janelle, 1969: 348-364），「廣大水域」是地理因素，它所「制止」的是軍力的投射，而軍力究竟如何投射則取決於科技因素。米氏提出「海洋制止力」此一理論的起點，就是個同時包含科技與地理的整合概念，米氏的理論本來就包括科技與地理的互動此一層面。

但很可惜的，米氏理論雖然從此一科技與地理的互動為起點出發，卻在後續的論述中出現矛盾，無法平順地融入他自己的理論架構。米氏雖然認為，核子武器可以突破區域間的阻礙造就全球霸權，

9. 當然，這是出於料敵從寬的「最壞狀況假定」（worst case scenario），而這樣極度悲觀的心態，其實就是米氏理論最鮮明的特徵（Lee, 2002/2003: 211），也正是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不同（Brooks, 1997: 447-450）。如同前文所述，本文並不參與兩派現實主義的論戰，故本文接受米氏這最壞狀況假定的前提，再討論不同的物質能力之下，國家基於這同樣悲觀的心態，所會採取的不同因應對策：沒有核子武器時，在區域之間阻礙的保護之下，區域霸權推諉到最後關頭還是能應對最壞狀況；有了核子武器，少了區域之間阻礙的保護，區域霸權則得提前介入才能應對最壞狀況。相對地，米氏則將「海洋制止力」視為固定，他的理論才會在「心態悲觀」此一前提上前後不一致：冷戰期間美國心態的確是悲觀的，但兩次大戰前卻較樂觀。如同將在後文提出的實證質疑，美國在冷戰期間在歐洲盟友已經復甦之後，仍戒慎恐懼、積極圍堵蘇聯；卻在兩次大戰前老神在在地隔岸觀火、坐視德國的擴張。

也批評核子武器可導致和平的論點（Mearsheimer, 2001a: 145-147）；但他卻又認為，比起各方都沒有核子武器，當強權之間都擁有核武與可靠的第二擊能力時，能夠減輕強權之間相互的懼怕（Mearsheimer, 2001a: 43-44）。這兩種說法不免是衝突的：既然核子武器可以突破區域間的阻礙，等於是將各個區域給拉近了，不同區域的強權之間，對於彼此的畏懼應該是因此而加劇才對，怎麼會減輕呢？當然，核子武器究竟是緩和，還是激化強權間的安全競爭，不同見解已是爭論多時（Lavoy, 1995: 695-753），米氏在此等於是將兩種對立的觀點並列，但他畢竟得一貫地選擇其中一種。

由於沒有徹底釐清科技與地理的互動、無意將之視為理論中的變數，而只是將此一「海洋制止力」的概念當作常數，於是在米氏的理論中，強權會採取何種行為的解釋來源，仍是區域的權力結構。然而，區域該如何劃分？科技與地理的互動還是關鍵，唯有先界定了區域的範疇，才能論斷區域的權力結構。只是，米氏卻使用各個常識中的區域劃分，且不經意地在東北亞、東亞、甚至整個亞洲等概念間跳躍，¹⁰ 與他自己「海洋制止力」的概念不相容。若只是廣大水域產生制止力，那麼全球應該只有兩個區域而已：一個是新大陸，一個是舊大陸，如此又如何可接受北美、歐洲或東北亞等地區的法，並以此為準算計區域的權力結構？顯然，不只是廣大的水域，其他的地理特徵也會有制止力，如此才可在相連的陸塊上劃分不同的區域。理論一定是簡化的，不同類型的地理特徵一定得簡化，理論才成理論；而簡化之後怎樣程度的制止力，才算是隔開不同區域，標準則是可嚴可寬。米氏的理論在此終究得依照其理論自身的

10. 米氏先以東北亞為單位討論中國所在的區域權力結構，但最後又將印度與越南這些不在東北亞的國家也納入（Mearsheimer, 2001a: 399-401）。

邏輯，前後一貫地嚴格或寬鬆，來對區域的劃分作出簡化的界定。

進一步來看，依照米氏的邏輯，既然在區域之間有武力投射的地理阻礙，區域之內也會是如此。這正類似 Robert S. Ross 的主張：中國因海陸的分隔而被侷限在陸地上，美國只要不侵犯亞洲大陸，就可與中國和平相處（Ross, 1999: 81-82）。米氏雖說不同意這樣的判斷，但他的理論實際上也使用相同的邏輯。米氏指出，強權依地理位置可分為大陸型強權（continental great powers）與海島型強權（insular great powers）。大陸型強權就是會走向擴張，但海島型強權則是例外，只會擔任「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Mearsheimer, 2001a: 81-83, 114, 126, 234-334）。1850 年代的英國就是實例，當時英國佔有體系中一半以上的財富，能建立可主宰整個歐洲的軍隊，但是英國與歐洲大陸為水域所阻隔，雖有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但仍不算是潛在區域霸權，故不向歐洲大陸擴張（Mearsheimer, 2001a: 235, 261-264）。

易言之，米氏自己就將「地理阻礙存在與否」混入「潛在區域霸權」的定義裡了，但這兩者是各自獨立的不同概念，前者是指物質資源施展的環境，後者則是這物質資源的相對多寡。米氏等於是主張，在尋求區域霸權的路上，縱使在權力結構上有一國像 1850 年代的英國那般，達到了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該國也不一定會有擴張行為，還得「再」看所在區域的「地理環境」如何，而地理環境在區域內就像在區域間一般，也不只是水域的有無而已，也必須綜合考慮各種地理特徵，及其與科技的互動。在此，既然「科技與地理的互動」對國家行為的作用，可以壓倒「權力位階」對國家行為的作用，就更加凸顯了「科技與地理的互動」此一概念在米氏理論中的關鍵重要性。

(三) 歷史經驗：實證的挑戰

正因為米氏的理論乃立基於科技與地理的互動，而他又未能充分加以討論，就視「海洋制止力」為不變，直接跳入區域體系權力結構，所以他從此導出的行為解釋，在實證上難免會碰到困難。儘管米氏是以明白斷言美中的衝突而著名，而美中兩國在後冷戰時代確實也是糾紛不斷，被認為是只因九一一事件才勉強攜手合作（王元綱，2006：97-120）。但依照米氏理論的區域權力結構推論，美中的衝突其實是該在「未來」而非「現在」：如同前文所述，在後冷戰時代中國尚不是東北亞的潛在區域霸權，美國這北美洲的區域霸權應該要重回孤立主義，從東北亞撤軍才對，¹¹ 但事與願違。冷戰結束迄今，歷任美國總統的政策都略有不同，在東北亞的駐軍也不時增減，但從未全部撤出。

對此，米氏以時間的延遲來回應，他指出在一次大戰之後，美軍也等了 5 年才完全撤出歐洲（Mearsheimer, 2001a: 390-391）。然而，對照歐洲的過去非但沒有化解疑問，反而更凸顯了矛盾。在兩次大戰前，德國不僅已是潛在區域霸權，更已掀起戰端，侵入了法國與俄國，但美國卻隔岸觀火直到最後關頭才出手。如今，冷戰結束已屆 20 年，中國不僅還不是潛在區域霸權，更沒有發動戰爭，頂多是在臺灣、釣魚臺、南海等地有一些武力展示與小型交火，但美國在東北亞的駐軍就算大為減少卻仍持續存在。如果說美國今天繼續駐軍東北亞，是為了預防「還不是」潛在區域霸權的中國的「可能」擴張，過去不就更該先駐軍歐洲，好對抗「已經是」潛在區域

11. 可參閱米氏自己在此的進一步澄清：Mearsheimer (2001b: 46-61)。Levy 與 Thompson 針對歐洲過去五百年的研究也發現，強權會積極平衡一個潛在的霸權，僅適用於區域之內（Levy and Thompson, 2005: 9-10）。

霸權的德國的「進行中」擴張？¹² 此一矛盾在多年以前已被發現，隨著時間不斷推移、美軍持續駐留，米氏理論的失靈是益加明顯(Roy, 2003: 242-248)。

除此之外，在冷戰期間面對潛在區域霸權的蘇聯，雖說大戰使歐洲一時是殘破衰弱，但如同 Layne 所指出的，到了 1960 年代以後歐洲已經復甦，¹³ 此時美國為何不也像兩次大戰前那般，將平衡蘇聯的責任推給這些歐洲當地的國家？甚至，在歐洲正努力要成為美蘇之外，可獨立自保的「第三勢力」(third force)之際，美國為何不表歡迎反倒排斥？¹⁴ Layne 於是試圖反轉米氏的推論(Layne, 2002/2003: 152-153)，但卻遭遇相反的困境：如果美國在冷戰中，確實應該在歐洲先派駐大軍平衡蘇聯的擴張，又為何該在兩次大戰前對德國在歐洲的擴張先袖手旁觀？意即，對米氏的理論而言，冷戰中與冷戰後的美國行為都是例外，但 Layne 作的反轉卻使冷戰前的美國行為成了例外，凸顯了米氏理論這前後無法兩全的解釋困境。

至此，在今昔相對照之後，米氏的理論並不能一貫地解釋歷來強權政治的命運(整理如下表一)。理論究竟還是以解釋為先，既

12. 其他可能導致美國駐軍東北亞的因素，同樣也不符米氏理論的解釋。俄國如同米氏自己的判斷，成為東北亞潛在區域霸權的機會很低(Mearsheimer, 2001a: 397)，至於北韓根本不是個強權。如果美國現在只因為這樣的對手就駐軍東北亞，美國過去就更沒有理由不預先駐軍歐洲阻止德國擴張。

13. 1960 年代時，西德、英國與法國等三國，加起來的經濟規模已與蘇聯相當。資料詳見 Mearsheimer (2001a: 74), Dutta (2008: 3)。

14. 美國此一態度，反映在美國對法國核武計畫的不支持，以及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誠然，當時法國對西德重新武裝的猜忌，是歐洲沒能團結以致於無法獨立自主對抗蘇聯的重要因素，但同樣面對二次大戰前英、法、俄三國對抗德國時的不團結，美國卻沒有因此而介入歐洲、平衡德國，這仍是米氏理論解釋前後不能兩全的矛盾。關於歐洲嘗試成為第三勢力的經過，可詳見 Trachtenberg (1999: 98-112); Dietl (2006: 23-50)。

然米氏理論在此已經失靈，則未來就算中國完成崛起，他對美中之間必然悲劇的斷言，也就很可疑了。

表一 米氏理論的推論與解釋困境

	米氏的權力結構理論		美國的實際行為
	另一區域有 潛在區域霸權	對美國作為區域 霸權的行為推論	
一次大戰前 在歐洲的德國	是	推諉至最後關頭	推諉至最後關頭
二次大戰前 在歐洲的德國	是	推諉至最後關頭	推諉至最後關頭
冷戰時代 在歐洲的蘇聯	是	推諉至最後關頭	平衡
後冷戰時代 在東北亞的中國	否	不介入	介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改良的理論：從科技與地理的互動再出發

有鑑於此，本文嘗試架構一種改良的理論，接受米氏理論的前提與所限定的因素，依照他「海洋制止力」的邏輯，釐清科技與地理的互動，據以重新劃分各個區域，比較不同區域中的地理環境差異，以及不同科技所導致的不同意涵。此一改良的理論架構，將米氏理論中原與權力結構概念混雜在一起，但又是其理論關鍵起點的科技與地理互動獨立出來，清晰劃分成三個自變數。其一是一區域內一強權在權力位階上，是否是該區域之潛在區域霸權；其二是該

區域內科技與地理互動，是否對當時該區域內的軍力投射構成阻礙（操作化定義：區域內山脈、海洋的分佈，以及區域內各地間的距離，詳見後文）；其三則是區域間科技與地理互動，是否對當時區域間的軍力投射構成阻礙（操作化定義：核子武器存在與否，詳見後文）。

從以上這三個自變數，即可在米氏理論推論的基礎上予以修訂，對理論中的依變數提出推論，解釋區域中的強權與另一區域中的區域霸權究竟會採取何種行為。首先，當一強權在權力位階上成為潛在區域霸權，且區域中武力投射沒有阻礙時，該強權就如同米氏的推論，將展開擴張朝區域霸權地位邁進。而對於另一區域既有的區域霸權而言，面對這樣的擴張行為，若區域間武力投射存有阻礙，在此阻礙的保護之下，它也就如同米氏的推論，可先隔岸觀火，採取推諉到最後關頭為止；但若區域間武力投射沒有阻礙，少了這一層保護，它就沒有掉以輕心的餘地，而得防患未然，會採取平衡。此外，另一區域既有的區域霸權，在沒有面臨另一區域中強權的擴張行為時，若區域間武力投射存有阻礙，在此阻礙的保護之下，它也就如同米氏的推論，不會介入該區域；若區域間武力投射沒有阻礙，少了這一層保護，它就沒有掉以輕心的餘地，而得防患未然，會介入該區域。依循以上的邏輯一共可推導出 8 種類型（整理為下表二）。

表二 改良的理論：行為推論

類型	自變數			依變數	
	區域中一強權是否具有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	科技與地理互動下區域內有無阻礙	科技與地理互動下區域間有無阻礙	區域中該強權的行為	另一區域之區域霸權的行為
1	否	無	有	不擴張	不介入
2	否	無	無	不擴張	介入
3	否	有	有	不擴張	不介入
4	否	有	無	不擴張	介入
5	是	有	有	不擴張	不介入
6	是	有	無	不擴張	介入
7	是	無	有	擴張	推諉至最後關頭
8	是	無	無	擴張	平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文隨後將依循此一架構，先後討論傳統武器與核子武器的面向。此一改良的理論，將可以化解米氏理論現有的矛盾，解釋美國對各時代不同區域中強權的行為，並可從此展望美中的未來。目前，美中之間的物質條件狀況，是處在上表二中的類型 4；至於日後若中國完成崛起，美中之間的物質條件狀況，則是在上表二中的類型 6，並不同於以往美德之間（類型 7）與美蘇之間（類型 8）的物質條件，¹⁵ 因而不是注定的悲劇。現分別闡述如後。

15. 科技與地理的互動與權力結構一般，都是對國家行為選擇產生限制的外在因素，這可廣

(一) 傳統武器下科技與地理的互動

本節將討論傳統武器科技之下地理因素的意涵，基於理論簡化抽象的本質，在此本文並不深究繁瑣的細節，而只進行宏觀的概況分析。首先是區域劃分，隨後比較歐洲與東北亞地理環境的差異。從中可以發現在傳統武器的科技下，在區域之間，遙遠的距離對軍力投射構成阻礙；而在區域之內，海陸分佈、地形以及距離共同形成了阻礙。從此觀之，東北亞區域中的地理阻礙是遠超過歐洲區域。

1. 區域的劃分

在米氏「廣大水域」制止力的概念中，其實是隱含了兩個阻礙軍力投射的面向：一是距離（廣大），二是表面的性質（水域）。如同前文的討論，不只是水域，其他地理因素也會產生阻礙，但就全球各個區域的劃分而言，距離（O'Sullivan, 1986: 9; Lowe and Moryadas, 1975）是遠比海陸分佈或地形重要，這是因為傳統武器科技之下，當代運輸工具的特性使然。過去利用天然能源的時代，運輸工具雖然在速度、運量等方面都相當微小，但它們也因此不依賴自身攜帶的能源。帆船的動力來源是由太陽熱能所驅動的風力，只要船隻沿途靠岸補充淡水與糧食，航程是無限的；同樣地，士兵、戰馬與馱獸也可以在旅途上沿路搜尋糧食，不斷地前進（Creveld, 1977: 231-232, 2002: 203-204）。正因為是使用帆船，哥倫布才能發現新大陸，麥哲倫才能環繞地球一週，而也正因為是依賴馬匹，蒙古鐵騎才能夠越過整個歐亞大陸。

相對地，當代運輸工具則是建立在，無法沿路隨意取得的化石能

義地稱為「結構」。不過，「結構」一詞狹義上僅指權力分配的狀態，為了做出區別，本文遂使用「物質條件」一詞，而不一概稱為「結構」。相關的用詞討論可見 Glaser and Kaufmann (1998: 55)。

源，雖有遠較巨大的運量與速度，活動範圍卻受到所攜帶燃料的限制。米氏認為水域具有制止力，但海洋反而是承載力最大、燃料使用最經濟的交通大動脈—水運是所有運輸方式中成本最低廉的。¹⁶ 在陸地上，若無鐵路的建設而純粹以機械化的運輸車輛投射軍力，距離甚至很難超過 500 公里，阻礙反而比海洋更大（Creveld, 1977: 223; Lynn, 1993: 9-30; Murray, 2000: 314）。在空中，飛機的飛越是不受地球表面性質差異的影響，但距離的增加仍削減投射武力的能力。為了飛抵較遠的距離，飛機就得多攜帶燃料而少攜帶武器（轟炸）或部隊（運輸），¹⁷ 飛行的距離愈遠所需的時間就愈長，減少了單位時間內所能出動的架次。¹⁸ 易言之，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產生制止力的不是水域的本身而是遙遠的距離，即使陸路接壤但若距離遙遠，也一樣構成對軍力投射的阻礙。

那麼，距離該如何計算？既然是因軍力的投射受到阻礙，而使全球形成各個區域，則據以劃分各個區域的距離起算點，就應以各個米氏所描述的「財富生產地」（wealth-generating areas）為基準（Mearsheimer, 2001a: 144-145）。財富生產地是權力的根源，是權力施展的起點；同時，能佔領另一個財富生產地，才會對權力結構有影響。¹⁹ 而在此之外，無論是相對荒蕪無人的廣大陸地還是水

16. 例如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一共派出多達 17,501,000 噸的船舶運送物資前往蘇聯（Erlandson, 1997: 265-293）。

17. 變化的比例關係隨機種不同而異，不過一般而言，現代戰機每增加 50% 的飛行距離，就得減少 50% 的彈藥酬載；運輸機每增加 180 公里的飛行距離，就得減少 1 噸的載重（Jackson, 2002）。

18. 例如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在亞洲雖可將油料彈藥從印度空運至四川，再從此出發轟炸日本，但每週大約只能出擊一次，效率之低落使美國在不久之後便放棄以此路徑對日本發動空襲（Pape, 1996: 84-136）。

19. 軍力雖可部署在權力的來源地之外，但其給養還是來自此根源，例如蘇聯部署在遠東地

域，都是將這些財富生產地為基準的區域分隔開來的地帶。²⁰ 荒蕪無人的大陸與海洋也有很大的相似性：荒漠間可能有零星聚落，就像是廣大水域中的小島與礁岩；曠野間可能蘊含礦產或進行放牧，就像是海洋有海底資源與漁產。

於是，在顧及理論簡潔與一貫的前提下，除開米氏理論所不討論的非洲、南美洲與大洋洲，全球如同米氏理論的界定，可抽象地簡化為三個區域體系：一個是歐洲，一個是東北亞（含中國大陸的東南半壁、朝鮮半島、日本群島等地；至於中南半島、菲律賓群島、東印度群島、印度次大陸等地，則由山嶺與海洋所分隔，不在東北亞的區域範圍內），再一個則是北美洲（不含加拿大北部）。²¹ 這三個區域彼此距離大約是 4,000 至 9,000 公里，而西亞、中亞、西伯利亞與加拿大北部，是廣大的沙漠、草原、凍土、森林、高原與山地，是陸地上的「海洋」（這即是理論對不同地理特徵的簡化）

區的軍隊，所需的補給就仍是從生產財富的歐俄運送，儘管有通過西伯利亞的鐵路建設，維持成本仍是部署在歐洲的三倍之多（Chang, 1999: 266）。同時，軍力的部署已是理論中的依變數（介入/不介入，平衡/推諉），若再以軍力的部署位置來斷定一國所屬的區域，進而研判該區域的權力結構，則軍力的部署將同時也是自變數。如此將結構與結構所導致的結果相混淆（Waltz, 1979: 48, 58），會形成套套邏輯的錯誤，故軍力部署位置在此必須排除。意即，強權國家所屬區域的認定，既不以其主權上的疆界為準，也不以其軍力的派駐地為準，而只以其財富生產區為準。俄國在本文改良後的理論架構之下，僅屬於歐洲區域（也就是歐俄部分），其東方的疆域是西伯利亞廣大嚴寒的森林與凍土，不屬於任何區域。

20. 以歐亞大陸中央的荒涼地帶分隔歐洲與東北亞，概念是取自 Nicholas J. Spykman 所說的「邊緣地帶」（rimland）（Spykman, 1944: 40-44）。
21. 另一種方法是對區域採取較廣泛的界定，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成為一個區域，歐洲也用一樣的標準，再加上北非與中東成為一個區域，北美洲也再加上南美洲的北岸成為一個區域。這樣並不影響本文的論點：即使擴大區域範圍，將區域間的地理阻礙改視為是區域內的地理阻礙，這些區域內的地理阻礙，仍阻止潛在區域霸權的擴張。在此，本文選擇只對米氏的理論作最少的修改，一貫地只用較狹窄的範圍界定地球上的三個主要區域。

(Gilpin, 1981: 58-59)，與大西洋、太平洋等廣大海域一般，共同將這三個區域體系隔開。

2. 區域中的地理環境：歐洲與東北亞的差異

劃分出了區域之後，即可比較區域內的地理環境。在區域之間，光是極度遙遠的距離即構成了決定性的阻礙；至於在區域之內，除了距離還需考慮海陸分佈與地形。在傳統武器科技下，區域中究竟有無阻礙，其操作性的定義就是，在區域中有無山脈或海洋隔開主要的「財富生產地」，以及這些主要「財富生產地」之間距離如何。山脈與海洋之所以是主要的阻礙，是因為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海運雖然承載力大、燃料使用最經濟，但在海陸交界的裝卸載換乘點，仍是易於壅塞且易受攻擊的瓶頸；機械化車輛則依賴道路，在崎嶇多山的地帶中，也會不斷在蜿蜒的山路、隧道與橋樑等處，產生易於壅塞且易受攻擊的瓶頸，仍是嚴重的妨礙。至於距離之所以也是主要阻礙，如前文所述，是因為在傳統武器科技下，燃料的消耗限制了交通工具的活動範圍。就山脈、海洋、以及距離這三個研判標準而言，東北亞與歐洲的地理環境正有巨大的差別。

先來看歐洲，這裡雖有孤懸在外的英倫三島，為山脈分隔的伊比利半島與義大利半島；但歐洲大陸主體從法國沿大西洋的海岸，一路向東經德國、波蘭、俄羅斯、烏克蘭到烏拉山脈，都是一片相連的寬廣平原。不僅如此，歐洲大陸主體又是一個相對擁擠的區域，財富生產地大多都擠在一起，彼此相距不遠。從德國的邊境到法國的海岸，只有 500 公里的距離；而向東從波蘭到蘇聯的首都心臟，也只不過是 1,000 公里的距離。易言之，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歐洲開闊暢達的通道與鄰近的距離，區域內幾乎可說沒有地理阻礙。

相對地，東北亞區域就是一個崎嶇、破碎的地帶。在東北亞區

域中，中國大陸的東南半壁就像是一個陸上的孤島，與日本群島這區域中另一個主要的財富生產地之間，隔著寬闊的日本海，距離十分遙遠：從瀋陽到東京就有 1,500 公里。東北亞大陸雖延伸出朝鮮半島而接近日本群島，但朝鮮半島卻是個崎嶇多山之地，而日本群島的走勢也是狹長地，從鄰接朝鮮半島的西南方向東北方分佈，且群島本身亦是多山而崎嶇、平原侷促。從此可見，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東北亞的崎嶇破碎與遙遠的距離，區域內是充斥著地理阻礙。

(二) 核子武器下科技與地理的互動

本節接著討論另一個科技面向，核子武器，即核子彈頭與投射技術。基於理論簡化抽象的本質，在此本文也不深究繁瑣的細節，而只進行宏觀的概況分析。其實，一貫地按照米氏科技與地理互動的理論邏輯，核武就該是種增強武力投射能力的科技，在科技與地理互動下，區域之間究竟有無阻礙，其操作化的定義就在於是否有核子武器：正因為核子彈頭有上千倍於傳統炸彈的威力，即使投射工具的載運重量相同，效果仍提高了數千倍（Morgenthau, 1967: 373-376），絕對核子優勢才可以消除廣大水域原有的制止力，而造就全球霸權。核武本身雖不能直接佔領領土，但在單方面的核子獨占或絕對核武優勢之下，核武可以先擊毀敵人的武裝力量，從此友軍再進行佔領，就不會受到太多抵抗。當然，核子武器既然能跨越區域之間的地理阻礙，也就能跨越區域之內的地理阻礙，但核子武器彼此往往會形成相互嚇阻，而這樣的嚇阻在區域之間與區域之內意義並不相同。區域之間不使用核子武器就不能投射武力，區域間核子武器跨越地理阻礙，雖彼此形成嚇阻，仍是區域間的地理阻礙消失。相對地，區域之內不使用核子武器仍能以傳統武器投射武力，

區域內核子武器跨越地理阻礙再彼此形成嚇阻，而得繼續用傳統武器投射武力，東北亞區域內的地理阻礙遂仍大於歐洲。

1. 區域之間

先來看區域之間。如果只有傳統武器，區域之間遙遠的距離是難以逾越的，但核武卻改變了這一點。同樣的道理，既然核武這樣的新科技可以跨越區域間的距離，更新的科技同樣也可能阻止核武跨越區域間的距離，任一強權先獲得此類科技，就能取得跨區域的軍力優勢。²² 這種單方面的跨區域軍力優勢，雖說是很難達成並維持，但也不是沒有機會取得一時的領先。²³ 美蘇的冷戰就是在從事這樣的競爭：核子飛彈速度之快、威力之大，有效攔截極其困難，但仍可設法在飛彈升空之前予以摧毀，遂導致核子飛彈的掩體加固、機動部署與數量的膨脹。當飛彈數量多到難以搶先消滅之時，只得以懲罰性的報復來嚇阻核子攻擊，但美國對此仍有「星戰計畫」(star war)的努力，也一直延續到目前的飛彈防禦方案。²⁴ 易言之，跨區域直接的武力投射，在此之前是不可能的，區域間的安全競爭本來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核武出現之後就算形成相互保證毀滅，區域之間的強權還是得前瞻科技的再度改變，持續投資於科技研發，以維持核子嚇阻的動態均衡。無論形成相互嚇阻的跨區域射程核武數量有多少，投入新科技研發的努力有多少，比起核子武器出現以

22. 有關的實證背景可參閱 Mlyn (1998: 189-212)。

23. 實證上，單方面的優勢確實維持不久但有前例可循：二次大戰後美國就維持了 4 年的原子彈獨占與 3 年的氫彈獨佔 (Gilpin, 1981: 175-185; Snyder, 1991: 8-9)。

24. 美國已部署了 30 枚陸基攔截飛彈，並延續星戰計畫以來的雷射武器研究。目前這種新攔截科技的發展步調，雖然減緩但未曾終止，美國並不將相互保證毀滅當作永遠的終點。從星戰計畫到飛彈防禦的演變與現況，可參閱 Tanks (200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a: 15)。

前，區域之間的強權終究有這一層多出來的競爭負擔。²⁵ 因此，核子武器在區域間與地裡環境互動之下，即使是相互嚇阻抵銷，區域間原有的地理阻礙仍然消失。

2. 區域之內

再來看區域之內。區域內直接的武力投射本來就能以傳統武器為之，核子武器出現後就算彼此形成嚇阻，仍然不改變這一點。當然，核子相互嚇阻形成後，在區域內進行傳統戰爭，會有升高成全面核子戰爭的風險，這一層毀滅性最終後果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會限制在區域內使用傳統武力的彈性。但在這種核子僵局之下，傳統武力仍有空間爭取行動自由，也就是尋求傳統武力的優勢，以取得迅速而有限的勝利，讓對手在認輸或以核武回應升高風險之間作選擇（薄富爾，1996：140-148）。因此，核武並不能終結區域內的傳統武力軍備競賽，也不能阻止區域內的有限傳統戰爭。既然是繼續使用傳統武力，傳統武力的優勢究竟能否迅速取得有限勝利？這就還是得視區域中的地理阻礙而定。因此，核子武器在區域內與地裡環境互動之下，區域內地理阻礙的作用依舊存在，於是東北亞區域中的地理阻礙仍是遠大於歐洲。這也正是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集團對抗的實情：雙方的競爭與對峙，雖被說成是全球性的，但最主要仍是集中在歐洲大陸上以傳統武力進行，是歐洲區域地理環境的產物。在東北亞區域的地理環境裡，則沒有需要這樣對峙的場合。

25. 在蘇聯瓦解後的 20 年間，美俄雙方逐步裁減這類跨區域射程的核武（即一般所稱的戰略核武），目前已同意在未來再將核彈頭裁減到 1,550 枚以下、投射工具裁減到 800 件以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b: ix），這大約仍是冷戰高峰時期的 15%，如果沒有核子武器，就連這 15% 的負擔都不需要。意即，在核子武器出現後，比起雙方在核子優勢的競爭上互有領先，核子武器的相互保證毀滅，的確算是減輕區域間強權的對立（這方面的競爭負擔從 100% 減為 15%）；但比起沒有核子武器，核子武器出現並形成相互保證毀滅，終究仍是激化了區域間強權的對立（這方面的競爭負擔從 0% 增為 15%）。

(三) 不是宿命：物質條件的差異

綜合前文所呈現的改良式理論，米氏理論原來前後不能兩全的解釋困境，即獲得矯治。美國在兩次大戰前為何坐視德國在歐洲的擴張？在冷戰中為何積極承擔平衡蘇聯的責任？在冷戰後又為何不撤出東北亞？這一切都可由各種不同的物質條件來解釋，其關鍵正如同前文所述，就是科技與地理的互動。能跨越區域間地理阻礙的核子武器就算會彼此抵銷，也得持續發展才能維持核子嚇阻的動態均衡，相對於核子武器還不存在之時，核子武器的出現仍消除了區域間的地理阻礙，促使區域霸權介入其他區域；至於在區域之內，核子武器雖可跨越地理阻礙但彼此抵銷，仍得使用傳統武器投射軍力，地理阻礙遂仍構成限制，阻止潛在區域霸權發動擴張。

兩次大戰前是傳統武器時代，德國在歐洲達到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區域內又是平坦而開闊，但區域之間卻是大洋的阻隔。冷戰期間是核子武器時代，蘇聯在歐洲也達到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不僅區域內傳統武力投射沒有阻礙，區域間核子武力投射也不受大洋的阻礙。後冷戰時代也是核子武器時代，中國在東北亞還未達到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區域內傳統武力投射也受到東北亞地理環境的阻礙，但區域間核子武力投射則不受大洋的阻礙。從此吾人遂能發現，倘若中國日後完成崛起、在東北亞達到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其實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狀況：就算區域間的阻隔被核武抹消，但東北亞的地理環境仍不同於歐洲，區域內傳統武力投射的地理阻礙仍在。

基於屆時美中這史無前例的物質條件，遂可按照本文在表二所提出的改良式理論架構作出以下推斷：核子武器抹消了區域間的阻礙，即使核子武器彼此抵銷也需持續的發展，才能維持核子嚇阻的

動態均衡，美國遂不會回到兩次大戰前的孤立主義，而會在東北亞繼續保持介入；至於中國就算達到東北亞區域中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在核子武器的相互嚇阻之後，其在區域內傳統武力的投射，仍受東北亞區域中海陸分隔、地形崎嶇、距離遙遠的地理環境阻礙，而不會展開擴張，美國遂也不需要像過去冷戰在歐洲對抗蘇聯那般，不必對中國採取平衡。從此可見，即使中國完成崛起，美中強權政治的命運並不是注定的悲劇（整理如表三）。

表三 不同時代美德、美蘇、美中間物質條件的差異：
解釋強權政治

	自變數			依變數	
	區域中一強權是否具有潛在區域霸權的權力位階	科技與地理互動下區域內有無阻礙	科技與地理互動下區域間有無阻礙	區域中該強權的行為	美國這另一區域之區域霸權的行為
德國在歐洲： 一次大戰前 (傳統武器)	是	無	有	擴張	推諉至最後關頭
德國在歐洲： 二次大戰前 (傳統武器)	是	無	有	擴張	推諉至最後關頭
蘇聯在歐洲： 冷戰 (核子武器)	是	無	無	擴張	平衡
中國在東北亞： 後冷戰	否	有	無	不擴張	介入

(核子武器)					
未來若中國 完成崛起 (核子武器)	是	有	無	不擴張	介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結 語

米氏主張，未來中國倘若完成崛起，則區域霸權的美國與潛在區域霸權的中國，就將走向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但本文在現實主義及其物質能力的傳統中，從米氏理論的原點出發，依其前提與所提出的因素，嘗試改良其理論。米氏的理論以科技與地理互動為起點，卻將由此界定的「海洋制止力」視為不變，只考慮水域就跳入區域的權力結構，就以此對強權的行為作出推論，以致於出現矛盾。因此，本文仍以此科技與地理的互動為起點再出發，重新劃分各區域，比較歐洲與東北亞區域內地理環境的差異，釐清不同時代科技與地理環境的互動。從此，本文得出過去美德、美蘇，以及當今美中之間所處的各種不同物質條件，解釋了米氏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矛盾。

在傳統武器科技之下，區域之間有遼闊的大洋與荒野分隔，歐洲則是擁擠而通暢，東北亞卻是分散而險阻。儘管核子武器是突破了區域間的阻隔，但並不取代區域內傳統武力的角色，東北亞與歐洲地理環境的差別仍在。綜合本文的討論，儘管米氏是以過去的德國或蘇聯，來比擬未來崛起的中國，但本文比較兩次大戰前的美國與德國、冷戰時的美國與蘇聯、當今的美國與中國，以及往後的美國與中國，卻發現他們實處在截然不同的物質條件中。儘管強權可

能興起，但權力結構的變化並不是注定的悲劇，強權政治的命運仍可有所不同。不似米氏理論注定的悲觀斷言，吾人仍可對美中的未來保留較樂觀的期待。

最後也不諱言，本文提出的改良式理論，一如米氏原來的理論，是只考慮能力，只分析國家所身處的外在物質環境，而不考慮意圖，省略了國家之內，如認知與民族主義等諸多其他因素，也只解釋了強權所採取的概略行為類型，不能鉅細靡遺地含括強權政治中的一切面向與個別事件，亦還未將冷戰結束以前的東北亞與冷戰後的歐洲納入。但理論總是有其侷限，盡力化繁為簡並以簡馭繁，正是理論的初衷與目標。本文提出的改良式理論，是在同意米氏理論一切前提、不添加任何額外因素的情況下，仍化解了米氏理論原有的矛盾、擴大了他理論的解釋力，這正是理論發展上所希望的累積與推進。站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所提出的改良式理論，應可有助於理論研究的持續深化，進一步發展出時間與空間適用範圍更大的理論，²⁶ 協助世人掌握美中強權政治發展的大方向。

26. 米氏理論所處理的絕大部分，都是冷戰結束前的歐洲經驗，並以此為根據展望美中強權政治的命運 (Mearsheimer, 2001a: 267-359.)。因篇幅之故，本文僅先針對這個部分作檢討與改良。

參考書目

- Art, Robert J. 2005.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World War II: Was Spykman Right?" *Security Studies* 14, 3 (Spring): 365-406.
- Baum, Richard. 2003. "The Limits of Teleology." *Issues & Studies* 39, 2 (June): 233-235.
- Brodie, Bernard. 1946.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3 (Summer): 445-477.
- Capie, David. 2003. "The Price of Parsimony: Power and Its Limits in John Mearsheimer's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39, 2 (June): 236-242.
- Chang, Felix K. 1999. "The Unraveling of Russia's Far Eastern Power." *Orbis* 43, 2 (Spring): 257-284.
- Christensen, Thomas. and Jack Snyder. 1990. "Chain Gang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2 (Spring): 137-168.
- Chun, Clayton. and Chris Taylor. 2006. *Defending Space: US Anti-Satellite Warfare and Space Weaponry*.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 Cole, Bernard D. 2003. "Good History, Questionable Theory." *Issues & Studies* 39, 2 (June): 254-258.

- Creveld, Martin van. 1977. *Supplying Wa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eveld, Martin van. 2002. *Technology and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Dietl, Ralph. 2006. "Towards a European 'Third Force'? Reflections on the Europ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1948-1964."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 eds.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t Stake: Aspects of NATO, 1956-1972*: 23-50. Zurich: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 Dolman, Everett. 2002.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 Oxon: Frank Cass.
- Dutta, M. 2008. "The Asian Economy & Asian Money, Chapter 3." in <http://econweb.rutgers.edu/dutta/AE&AM%20Chapter%203.pdf>. Latest update 1 August 2008.
- Elman, Colin. 1996a.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6, 1 (Fall): 58-61.
- Elman, Colin. 1996b.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1 (Fall): 7-53.
- Elman, Colin. 2004. "Extending Offensive Realism: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Americ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4 (November): 563-576.
- Erlandson, Marcus R. 2001. "Lend-Lease: An Assessment of a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 Alan Gropman. ed. *Big L: American Logistics In World War II*: 265-29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berg, Aaron L. 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2: 7-45.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and Chaim Kaufmann. 1998.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4: 44-82.
- Godwin, Paul H. B. 2003.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39, 2: 220-224.
- Goldstein, Avery. 1997/1998. "Great Expectation: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3: 36-73.
- Goldstein, Avery. 2005. *Ra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yer, Eric. 2003. "Mearsheimer's Neorealist Predictions: The Haunting Specter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Issues & Studies* 39, 2: 225-232.
- Jackson, Robert. 2002. *The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Aircraft*. Queen Street House: Parragon.
- Janelle, Donald G. 1969. "Spatial Reorganization: A Model and Concep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9, 2: 348-364.
- Kristof, Nicholas D. 1993.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2, 5: 59-74.
- Lavoy, Peter R. 1995.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 Review Essay." *Security Studies* 4, 4: 695-753.
- Layne, Christopher. 2002/2003.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12, 2: 120-164.

- Lee, Gerald Geunwook. 2002/2003.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 –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12, 2: 196-217.
-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2: 5-55.
- Levy, Jack S. and William R. Thompson. 2005.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 *Security Studies* 14, 1: 1-33.
- Little, Richard. 2007. "British Neutrality versus Offshore Balancing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English School Strikes Back." *Security Studies* 16, 1: 68-95.
- Lowe, John C. and S. Moryadas. 1975. *The Geography of Move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Lynn, John A. 1993. "The History of Logistics and Supplying War." in John A. Lynn. ed. *Feeding Mars: Logistics in Western Warfa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9-3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Lynn-Jones, Sean M. 1998.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2: 157-182.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a.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b.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80, 5: 46-61.
- Mearsheimer, John J. 2003. "Author's Response: Wil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lash?" *Issues & Studies* 39, 2: 259-262.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aiwan's Dire Straits." *National Interests* 130: 29-39.
- Mlyn, Eric. 1998. "U.S. Nuclear Polic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 T. V. Paul, Richard J. Harknett, James J. Wirtzt.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189-212.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 196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4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Murray, Williamson A. 2000. "The World In Conflict 1919-1941." in Geoffrey Parker. ed.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298-3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ullivan, Patrick. 1986. *Geopolitics*. London: Croom Helm.
- Pape, Robert A. 1996.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endall, Matthew. 2006.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2, 3: 523-540.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144-172.
- Ross, Robert. 1999. "The Geography of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81-118.
- Roy, Denny. 1996.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36, 8: 758-771.
- Roy, Denny. 2003. "Asian Great—Power Politics and U.S. Policy: How 'Realistic'?" *Issues & Studies* 39, 2: 242-248.

- Snyder, Glenn H. 2002.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1: 149-173.
-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pykman, Nicholas J. 1944.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Taliaferro, Jeffery W. 2000/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128-161.
- Tanks, David R. 2000.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Policy Issue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Thompson, Peter. 2007.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Hegemon: British Nonintervention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Security Studies* 16, 1: 96-132.
- Trachtenberg, Marc. 1999.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womey, Christopher P. 2003. "Avoiding Tragedy in Sino—American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39, 2: 248-254.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a.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in <http://www.defense.gov/bmdr/docs/BMDR%20as%20of%2026JAN10%2006%20for%20web.pdf>. Latest update 1 February 2010.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b.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in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Latest update 17 April 2010.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 Waltz, Kenneth N.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322-3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95. "Realism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67-8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96.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 1: 54-57.
- Wang, Yuan-Kang. 2004.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40, 1: 173-201.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王元綱。2006。〈中共在美國安全戰略中的角〉。宋燕輝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2001-2003》：97-120。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Wang, Yuan-Kang. 2006.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Security Strategy." in Yann-huei Song. ed. *Topic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001-2003*: 97-120.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 2: 1-21。(Cheng, Tuan Y. 2003.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Defensive v.s. Offensive Realism.” *Wenti Yu Yanjiu* 42, 2: 1-21.)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 1: 115-140。(Cheng, Tuan Y. 2005.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Wenti Yu Yanjiu* 44, 1: 115-140.)

薄富爾 (Andre Beaufre)。1996。鈕先鍾譯。《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Beaufre, Andre. 1996. Sien-Chong Niu. trans.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Taipei: Rye Field Publications.)

The Doomed Tragedy of Sino-US Great Power Politics?

A Reflection on Mearsheimer's Theory

Shih-Yueh Yang *

Realism maintains a pessimistic view o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der international anarchy, great powers compete for security just because of the material capabilities they possess. John J. Mearsheimer, the leading realist, built his theor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n this realist logic. He suggests that, as long as China keeps rising, the future of Sino-US great power politics is a doomed tragedy. However, this article tries to challenge this pessimistic view using the theory's own terms. Mearsheimer's theory has internal inconsistencies and overlook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ography introduced by the theory itself.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unlike the previous examples of great power rivalri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or Germany, China is located in Northeast Asia, a geographically constrained region,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Europe. In addition, technologies also vary. Current technologies do overcome the obstruction between regions but cannot overrule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other words, great powers surely may rise, but the powe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structure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ensure conflicts. Great power politics are not doom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realism, Sino-US relations,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ography, regional power structure